牧齋初學集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五

序八

送瞿起田令永豐序

越絶書云虞山巫咸所出也明有天下二百有餘歲俊乂挺生在　世廟時則有嚴文靖瞿文懿陳莊靖三公莊靖視二公輩行稍後亦嘉靖中人才也語有之採珠于澤攻玉于山虞山雖小其亦珠玉之淵海與由嘉靖以來六十餘載登仕版者相望自吏侍趙公而外未有聞焉豈澤有時枯而山有時童與抑運會使然與余聞

諸父老文靖故兄事文懿文懿登第時文靖已
稱詞林老宿文懿弟畜文靖自如責備行義嚴
重于布衣時而莊靖與吏侍里居過從未嘗不
訪求天下大計咨諏民瘼盱衡太息移日分夜
以爲嘗自余有識知以來則異是矣賓筵促席
語刺刺不休每屈指計某田宅幾何僮手指幾
何販穀及子貸金錢幾何又或言某善事縣令
丞尉縣令丞尉顏色頗嚮某某某善問遺居間
請求某善任桀黠奴及州里馬醫皁隸咨嗟嚬
呻異口合喙項背視以高下笑言視以少多謗

譽覘以郵置然則父老所稱述數公固世之所迂也謂迂爲善則今舉若此謂爲不善則世所指名大人舊德必前數公者之歸豈有奕也吾聞之天道六十年一變蓋日夜以幾于吾里之人焉而瞿子起田中萬曆丙辰進士令吉之永豐起田文懿之諸孫也永豐陳莊靖起家爲令地也倘所稱天道者信與起田守文懿家法與其父學憲之教訓其游吾門奉手摳衣覘僮子時慊慊不敃可謂吉士矣今爲令何以長子莊靖之令永豐也折節事故羅文恭公莊靖自言

生平志節堅彊皆賴文恭吉故天下珠玉淵海也據其會萃其名而擇其精則求文恭于吉不遠矣毋謂如吾里中無豪易高也夫圓冠大裙步盂而趨韓者此世之所迂而亦君子之所賤簡也雖然誠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則問學鏃礪之道烏可苟焉而已乎又烏可以時之迂而迂以人之簡而簡乎起田交同年進士必選擇其賢者公安袁小修西安方孟旋皆爲余亟稱起田起田於鏃礪之道得矣其於莊靖必有當也吾故感嘆于吾里今昔之事而申之以斯言以

實其所以望起田者焉雖然世之迂闊者無尚于余而在吾里中尤甚使起田持吾言示人則迂起田者不少矣而余且重得罪起田不忍焚棄吾言則襲而藏之嗟乎世之知探珠而攻玉者或寡矣焚之其可也

送張處士思任赴遼東參謀序

遼左自佟夷作難破城喪師勢如燎毛中外惴惴焉懼寇至之無日余嘗與張君任甫私憂之君曰是不足憂也奴未嘗勝我未嘗負城未嘗破而師未嘗喪也夫所謂破城者臨衝交加樓

檣相望魚爛肉薄而我不能支之謂也撫順之陷也以開閉原之失也以潰奴未嘗攻我未嘗守也何名爲破城所謂喪師者行陣撐壓矢石榰拒轍亂旗靡而我不能軍之謂也渾河之敗也以輕進四路之敗也以中制奴未嘗戰我未嘗陣也何名爲喪師我誠激厲士心蒐討軍實用束伍之法講火攻車戰之制守必固戰必克遼以東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余蓋心壯其言而未敢以語人今年春經略袁公列疏于朝稱道君生平願得君布衣參軍事不煩以職

天子可其奏乃諆書詞具馬幣再拜遣使者以請于君君慨然拜命告行于余余執爵而言曰君行矣君所以策遼者固無出于昔之告余者矣雖然余竊爲袁公賀也劇孟雒陽博徒耳吳楚之際亞夫得之如一敵國張元吳昊之徒曳石署書以撼中國而卒弃之爲西夏用布衣處士之能爲人國重輕何如也國家疆場之事往往用文臣爲大帥文法之吏不能求得文武士于幕下即閒得之矣或掣其肘或杙其足不能用也韓襄毅之用陶魯也小吏也王文成之用

龍光冀元亨也一罷吏一老儒也胡襄懋之用蔣洲陳可願也兩游閒書生也此三公者獨非文臣哉其亦明于帥道也矣遼左之事三易帥而得袁公袁公之爲經略也甫受事而得君以布衣薦之　天子不敢羅致幕下如唐節鎮之爲其視夫獨智予聖奮臂怒視而不能得一士之用者又何如也君既至拜公于軍門其以前所爲余言者副公之所委重以余後所語君爲吾致賀于公也君生平以布衣處士自命　天子亦以布衣命君布衣之命于　天子自君始

也余援昌黎石洪之例稱曰處士亦史家之詞云耳夫唐之處士所謂羅而致之幕下者其于君固未可同日而語也

賀朱進士叙

今上御極之五年會試天下士拔其尤者三百人而都人士朱君之裔儼然與焉先是　上得玉璽于漳河膺符受籙爲天下文明之兆而是年三月　天子行臨雍之禮龍旂豹尾柄奕于橋門頖水之間君年甫逾弱冠風姿秀出都人聚觀班行動目咸以謂應運而出稱　國家文

明之祥而副　聖天子作人之意必朱君也君爲吾師贈宗伯源明馮公之孫女壻馮公之子敬仲說是舉也屬余爲文以賀吾觀唐宋以來重進士科慈恩之題曲江之宴至今以爲盛事而王元之之詩所謂利市襴衫抛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少年登科第者尤豔稱之君旣英妙射策甲科雖家長安中絕無鮮衣怒馬之好酬應稍閒篝燈簾閣杜門手一編若忘其爲新郞君者君之志已遠矣鴻鵠高飛一舉千里豈與夫燕雀之羣啁啾簷幕之下自以爲得意哉

往固將以官學者也其亦有味于歐陽子之言乎余所以贈子玄者如是而已矣子玄其何以處我

崇德令龔淵孟考滿序

吾黨之士嘐嘐狂簡於文章經濟各有所好淵孟獨好爲吏居恒長歎吾安得望緊之地而君長之於以爬搔垢蠹長養小弱兩漢循吏豈足道哉吾黨咸小淵孟相與目笑之久之淵孟果登鄉書令閩之福安以廉辨自表異於世今又補任崇德三年考最上計天官矣向之目笑者

或壯而奄逝或老而連蹇淵孟于思其髯便便其腹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意氣風發甚自得也余於吾黨稱早達淵孟席帽上公車余已官宮相當外制駸駸通顯今余再被放逐且歸老矣退院老僧日偎飯折脚鐺邊過活而淵孟方搤腕奮臂以赴功名之會人生出處遇合如雪泥鴻爪豈可以一跡論哉然余有不能不致羨於淵孟者歐陽公自言謫夷陵時閱官中案牘始知吏事余何敢望歐公其不習爲吏則一耳淵孟爲書生已曉暢法律如老獄吏生長田

閒備悉民隱留心錢穀水利之事鑿鑿能言其所以然余不如淵孟一也余蒲柳之質未老而衰偶一揖客則腰髀鑒壓展卷才數行已欠伸思睡淵孟矍鑠如精彊少年催徵賦稅請謝賓客手署文卷尸決訟獄移日達旦足不跛而目不瞚余不如淵孟二也余憂患餘生意氣都盡閒衡門剝啄聲胷次如撞杵臼邑屋小兒平視舉手則踧踖而趨迎淵孟氣宇堂堂昂首盱衡白事上官前時時奮髯使其面達官貴人有事相交關俯而揮斥若叱畜狗余不如淵孟三也

余之不如淵孟亦遠矣向之嘐嘐狂簡小淵孟而目笑之者由今觀之眞不足以當淵孟之一哂已矣淵孟之子所與游者皆年少經奇之士於淵孟之考滿也携卷軸以乞余之文而余因書其所嘆羡於淵孟者以告之淵孟得無曰是夫也目笑我不足又將引兒子輩共笑我乎當掀髯大笑爲我舉一觴也壬申除夕叙

定海范氏雙節序

工部郎定海范子我躬爲國子學錄時嘗疏上其母宋氏與其叔母汪氏孤竆守節五十餘年

請得准例覆覈表署其門　天子下其事于所司旌有日矣范子將徧請海內學士大夫讃誦二母之節行以昭管彤信圖史而屬余以一言先之余觀范子之述二母未嘗不爲之欷歔頫醒掩卷而太息也當朱之歸于范也上奉皇舅之腆洗下庇兩世之膏火衣食百須咸取給十指長姑螫我幼叔螫我後姑又從而甚閧我構鬩旁午跬步錯迕此其辛勤顚頷困人世之所未有也天未悔禍叔氏與夫子相繼去世已與稚婦皆嫠也而已爲之長已之子與叔之子皆

孤也而已兼爲之母乳湩與分饑寒與并性命與共久之螫我者悛閒我者豫兩孫若一子而妯娌如一人迄于今年皆逾七十素帷交映垂白相倚回視曩昔痛定思痛淚枯不可復揮而腸斷不可復轉也嗚呼艱哉婦之事其夫與臣之事其君一也國家之事君父其尊章也能人權倖長舌之姑也悞夫媚子聽熒之叔也又不幸而喪亂洊臻災害交作棟折榱崩岌岌乎有不可支之勢當是時送往事居捐生弃命如范母者誰乎號呼泣血將伯助予如范之二母者

誰乎婦人之事其夫也一而已矣家門不造存亡呼吸進有絶地而退無却步卒能慨慨誓死相砥以完節如二母者何其壯也臣之事其君也則曰莫非君父也莫非臣子也視其君如路人然視其軍師國邑如傳舍然若漢之胡廣趙戒唐之六臣身為冀土而以國予人者比比是也聞二母之風亦可以少知愧矣乎嗚呼當世之學士大夫觀于范子之述二母而有感焉固未有不如余之欷歔煩醒俺奄而太息者也長言之詠歌之言之無罪而聞者足以戒則亦當

世得失之林也若曰此婦人女子之能事也於臣子乎何有繡黼其文而珩璜其訓以附于管彤圖史之後云爾則今之居高席寵含天憲而操化權者固不乏人也范子又何取于纍臣而必使爲秉韋之先也哉崇禎戊寅清明日序

汪母節壽序

吳郡汪邦柱余之同年友也邦柱少育于叔母程程寡時年十九又八年邦柱始生萬曆丁巳程年七十于是程之爲寡婦者五十有一年爲寡母者四十有四年矣鄉老上其狀于所司所

司未及請汪子愍焉懼旌典之有闕遺也將望走海內文章家以昭于管彤而先之錢子錢子曰子哉汪子汪之母必與被于旌雖然今之旌論官閥焉取額數焉按驗胥史之奏報焉非祖宗之甲令也夫以官閥則蔡妻不著于芣苢而孝女不表于露屋也以額數則梁宋必不並世而順義必不駢見也以胥史之奏報則弘演徵節于狄人而比干于程行于崇侯惡來也是故今之論旌者有得有不得有幸得有幸不得而蔽之曰得不得未可知也夫得不得未可知者非

祖宗之甲令也旌之不得也而懼沒焉今之文其善沒人也甚于旌高文大篇熠碑板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諛死也雖有孤苦峭獨螫吻酸鼻者一經其撰述則夷爲故語貞女高行千載如有生氣一登其籍未有不黯然而死者也其軒輊也論官其登降也亦取額其人郎不比于狄與崇侯惡來也亦會無以異于胥史汪之母未與被于旌焉用求旌于人以自沒也然則爲汪子者宜奈何曰旌之得不得未可知祖宗之甲令具在也吳趨之里烏頭二柱雙闕一丈坊

白猶未乾者姚母之門閭也汪子聲籍甚公車其子多少俊汪之官閥未可量也昭代之傳節烈者遠而金華宋氏近而歸氏其文能比于圖史文獻足徵猶可詢之故老也汪子亦善待之已矣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又幸而位卑才劣不列于文章家其爲言也尚不及以沒人故敢載筆而爲之序

賀祥符李明府三年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

六曰廉辨夫以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弊羣吏之治而又必以廉先之周官之于察廉也可謂重矣雖然廉亦有辨焉削衣貶食敝車羸馬廉之小者也其爲廉也或有所爲而爲之而求之以善能敬正法辨之用則有時而窮古之人所謂廉者其服官也視朝廷之俸祿如農之有食工之有餼廩廩乎惟恐屑而越之也視民閒之錢穀如身之有膏液如家之有貲產恤恤乎其下忍朘而剝之也其持己也如女子之畏行露而懼其玷也如玉人之捧介圭而懼其隕越也彼

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如是而後可以謂之廉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胥從是而出焉廉爲之本根而善能敬正法辨兼舉而並茂此其人可以治天下而矧于爲吏乎仁和阜去病清嚴愼許可人也司敎河南之祥符亟稱李明府世臣之賢請爲其考績之序明府愛民如子每決杖數十輒攢眉蹙額斯可爲善自靈寶移治祥符治亂理煩斧劈理解不動聲氣斯可謂能修理學宮是正樂舞斯可謂敬且正待宗室聯師儒馭豪强養小弱又不

可不謂之法且辨也然而一以廉爲本去病稱明府家貴而履謙年少而智老才高而氣下非當世之才吏也然則侯之廉蓋不忍于爲不廉而非以其廉而爲之也不忍于爲不廉熏然惻然仁心爲質而善能敬正法辨六者兼舉焉非以善能敬正法辨爲能事桀然而思以自見者也余所謂可以治天下者斯其人與明年春三載黜陟修舉周官弊吏之政明府膺卓異之選將入爲　天子之近臣念無可以爲明府告者今天下東西多事縣官方急才而余以爲貪吏

纍臣填詔獄而汚丹書者非盡無才急才吏不如急廉吏也吾之所謂廉者必善能敬正法辨兼舉如周官所弊之廉而非世之所謂廉也世之所謂廉以其廉而爲之而周官所弊之廉吾所謂不忍爲不廉者也余故敘次其言以復去病以告于明府願明府之以是爲天下告也

賀文司理詩冊序

崇禎十三年五月浙江撫按臣上言臣等伏奉聖旨按驗嘉興府推官文某被言事狀下所司逮繫雜治再三駁政皆鑿空架虛一無左證

臣等恭奉　明命矢天誓日安敢上下其手以自取罪戾謹合詞覆奏以明文某之無他疏入
上赫然震怒下言者于獄而文君故以廉辨考最將入爲　天子之近臣行有日矣文君之門人嚴子渡沅吴子聞禮輩作爲歌詩誦美其事而請余爲其叙余惟　主上神聖深知垂旒端冕之外蒙蔽時有於是小人乘閒抵隙遂如蜩螗沸羹讒筆告訐始於朝堂投匭飛章徧於閭里　上始而爲之動中而疑既而厭然未有能拔本塞源深明其不然者也自文君之誣得

白然後　上曉然知邪正之必不兩容是非之必不兩立自今以往固將黜卷舌于天衢投讒人於有北海內咸長養和平而　明主並受其福其關于　聖政豈不大哉且天下之事未有不相反而相成也今之薦樽文君者必曰某也廉某也平某也明允治辨以爲　天子之大臣如是而已固未有能列須眉繪圖像條分縷析而入告于我　后如今日者也且　上之采訪者所司之薦牘銓曹之功狀耳縉紳之清議士子之偶語委巷小民之風謠何自而知之商賈

之頌于市行旅之歌于塗黥鉗胥靡之交臂而感泣於桁楊又何從而知之今也如按版籍如分部居臚列件繫使人主一覽而了然曰某也果廉某也果平某也果明允治辨微言者之嘵嘵若中風而狂易也其誰與發之語有之以爲事公子之法不可以爲不愛公子則不可其反而相成也豈不信哉文君有道而文者也過此以往知是非毀譽如翻覆手之不可爲嘗而立身大節必不可假易也見益大心益虛骨幹益堅固而不撓以此爲　天子之大臣不綽綽然

有餘裕乎詩有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者之攻文君也其有助于王多矣文君之不爲相反而以相成也其爲用寧有旣乎諸子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瞿少潛字序

山陽瞿起周名式來告余以不安其字也請易之余告之曰子之不安其字者求所以尊名也尊名之道莫若取法于古古之人有名來而字文潛者宋宛丘張氏也南渡後吾鄉有丘來者其字曰少潛丘之去張未遠殆亦聞其風而說

之如陸務觀之於秦少游者邪今予之命名適與文潛合且讀其書而慕好之也不為不深矣取丘之字以字子殆其可也文潛少學于子由已而游于子瞻之門當是時天下皆宗王氏之學所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而文潛守其師說阨窮連蹇迄不少變斯可以為文矣傳稱文潛澹于榮利顧義自守而其為柯山賦亦曰適山而東席門草藩圖書滿家兒稚饑寒寄萬事于一笑忘食糲而衣單文潛之於潛也可謂有其德矣瞿子明德之後人門俱高讀書尚志生

産日落箪瓢屢空意豁如也其于以學古之道
蓋方進而未已則夫觕文潛而爲之徒固不遠
矣遂書之以爲序

贈侯朝宗敘

余讀侯子朝宗所著經義如玉之有光劍之有
氣英英熊熊變現于空曠有無之間以爲文人
才子之文而非經生之文也已而觀其詩俊快
雄渾有聲有色非猶夫蒼蠅之鳴側出于蚓竅
者也侯氏多才子朝宗與其兄赤社覲省其尊
人司農公因見余于請室余自領繫以來四方

人士閒行相存者多君子雄駿之人如二侯者其眉目也薛宣語朱雲子居我東閣中可以觀天下奇士今余居此地得見天下奇士如此之多其殆將以園扉爲薛宣之東閣耶抑亦翹材之館廢爲車廐如漢人之所致嘆于平津者而天下奇士故當畢集于此地耶朝宗將還商城摳衣言別余書此以贈之朝宗歸持以示赤社并與中州人士見之知其必相與欷歔掩卷徬徨而三嘆也戊寅四月十二日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五

序九

壽福清公六十序

閣師少保臺山葉公以萬曆戊午壽六十舉初度之觴記曰六十始壽公輔政八年而後歸歸五年而始壽徐步賜金之橋燕游福廬之山褒衣達履角巾布袍道路聚觀指目以謂神仙宰相幷爲一人而公亦忻然顧笑計其焦勞拮据八年于黃閣之中猶靈夢之在宿昔也嗟夫人知公今日之樂而不知公之有今日則甚難也

方公繇南吏部入參大政　天子高居九重應
門沉沉莫可扣擊而甘陵南北部之爭紛如于
下公廉平以牧身誠敬以格　主紆迴以酬物
憂心悙悙茹荼含蓼卒以結　主知鎮國論委
蛇進退于功名之會噫何其難也先是福王猶
未之國一妄男子上書指斥宮禁中外震恐以
謂大獄將作公密揭再三上請瘐死其人勿下
其章究問以傷國體　上感悟其事得寢而公
因其閒得以力請之國次年事乃決方議之殷
也言者責公邀九卿伏闕死爭公孫謝不可而

上猶欲緩之國期使中使諭意公公涕泣極
論夜分封還御札者再　上始不格公請而言
者或未之知也公意有所不得行深夜屏營涕
泗沾漬甚至比政地于叢祠夷閣臣于土偶以
庶幾明用諷之心而冀將伯之助繇此觀之今
之得以休沐稱壽爰笑爰語豈不爲厚幸哉長
年三老中流遇風慬而獲濟當其艤舟停楫酌
酒告勞舟中之人莫不讙欻相應和然其颿濤
相歷掀柁呼號與陽侯爭一旦之命豈舟中之
人所能知也哉公于今日亦其檥舟酌酒之時

也已公之別自號曰臺山攷于詩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今夫山之有臺也用以爲簑笠草屬之微者也然而時雨將至則簑笠之覆蓋不小于夏屋何者誠庇之也公迂身救時補苴楮柱以養和平之福而卒能不震不動貽宗社萬年之安公之簑笠天下也大矣簑笠覆蓋天下而天下弗知時雨既降胥委而去之甚且踐踏之弗顧而簑笠之用自如也公所爲邦家之基者覆蓋之效在乎再世又豈必使露體塗

足之人交口而頌之哉謙益對制策公讀卷爲
總裁官而繆子昌期以癸丑舉南宮皆公門下
士荷公覆盖日久不敢自後于道旁指目及舟
中吽呶之人故謙益敢稱南山之詩以獻于公
詩人之樂得賢也必歸美于君故其詩曰萬壽
無期又曰遐不眉壽公稱觴之日北向稽首爲
天子誦萬年謙益稱詩獨取南山有臺庶可
以陳于工歌之末矣夫

贈文文起宮相六十序

自古國家當昌明順豫之世保大持盈必有老

成耆艾敦龐魁碩之人應運而出而人臣之當大任也亦非可以捷得而驟至往往紆迴盤錯備嘗歷試老其才以有爲蓋天之生才國之養士與士君子之善自爲養茲三者相須而成相求而應有識者可以按而知之也吾友文君文起弱冠舉孝廉束修厲行垂三十年臚傳之日兒童婦女皆知其名指目爲忠孝狀元遭逆璫之禍阽危瀕死僅而得免然後登進於　天子之講幄君以偉望宿學精誠啟沃　天子心知爲眞講官改容禮之而君抗疏劾巨奸爲璫黨

護法者引經義切時弊其言皆中名實於是海
內咸服君始終一節其所爲引經論道者不徒
託之空言旦夕引領宣麻喜而相告也君使事
既竣將奉英蕩之節以還講筵而適會其六十
之誕辰稱觴祖道者趾相錯也君之壻嚴生栻
謂余不可以無言余觀君爲孝廉時其風采骨
幹既可以爲　天子之大臣矣顧遭迍久之然
後及第既第而譴逐隨之蓋神熹之際天之生
君與國之所以養君者若此及其起廢籍遇
明主則又抗言極論幾不欲與宵人邪類一日

並立于本朝君豈不知雍容乎進赴功名之會哉則君之所以善自養者可知巳矣秦穆公之悔而自誓也詢黃髮悉良士而致嘆於截截善諞言漢李固亦言一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夫君德之成敗生民之利病國家社稷安危之故豈少年儇佞利口捷足之徒可以僥倖而嘗試哉以寇萊公之賢張忠定謂其用太蚤仕太速且曰蒼生無福然則人才之生其用之早晚蓋有天意非人所得而主也君之善自養亦久矣天之

生君與國之養君亦至是而可矣過此以往君且爲黃髮爲壽耇今玆之始壽猶日之拂于扶桑也何足以爲君賀哉宋元祐閒蘇子瞻指文潞公謂契丹使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更二十餘年余將書此語授脩於嚴生以申前賀然而不獨爲君賀而已也

李本寧先生七十敘

雲杜李本寧先生以詞林宿望回翔藩服者四十餘年而始登七十謙益于先生史館後進也

禮當有辭以祝先生因念國朝史館莫盛于
莊皇帝之戊辰而先生以文章擅聲然卒不能
免絳灌之忌先生出史館之局夷矣 天子不
御講筵積有歲年故時史官更直侍立與持縑
牘之地塵凝網積不可辯識史官閑騎馬之九
衢與六部大臣楊鞭相揖揜馬之隸皆捧手愕
眙此謙益入史館時事也 天子文學侍從之
臣皆在禁林前代比之蓬池道山其體貌不宜
日降以宿儒鉅公焯焯如先生者不亟還之禁
近館閣之重何可幾也先生服官史館在隆慶

與　今上初新鄭江陵之間九變復貫先生歷
歷如指掌以今時政觀之則又有高曾規矩之
歎矣　天子一旦講求初政咨嗟號兆垂裳紼
几之時左右顧視求宿儒大人議論通古今可
顧問者先生又豈徒爲史館之重而已也海內
人才彫落故老舊德相望如晨星而先生與焦
弱侯先生皆在金陵金陵舊京也豐水鎬京大
雅之所咏歌也　高皇帝作人未艾山川靈淑
之氣不至衰歇而貽二老于舊京豈偶然哉剥
之上九日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不食之果天之

所以貽國家也君子之得與吾有望矣余之祝先生者如此姚子孟長輩善是言也以薦于先生歌南山有臺之章侑焉而余又竊聞之于人先朝文章盡在館閣王李之徒以館閣相訾謷海內靡然從之先生起而禪王李之統豐碑典冊炤耀四裔文章之柄乃復歸館閣其有功于館閣甚大文章不朽之盛事必有如韓歐其人者出而定之固非後生小子所與知也是爲序

史王池太常六十序

義與史王池先生初官諫垣諤諤持正論與執

政抵牾歸臥陽羨之山若干年起家太常寺少卿奉使至中途抗疏救劉御史及請蚤立　皇太孫甚力　上切責譴歸余遇之吳門勞苦先生先生蹶然起立曰孟麟言事無狀　天子幸寬鈇鑕之誅且人臣無狗馬積誠足以動主至煩　人主震怒其又敢自爲名乎余微窺先生視益下息益深憂國戀主蓋低迴不能置也名節之盛莫如後漢當其時樹立風聲抗論悟俗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吽呼之夫所貴于名節者以衛國也而卒以殉國則亦其爲之

魁者自意之意勝而憂國之心微朋徒部黨之氣重而靈修美人之思薄與今天下內無刑人腐夫外無甘陵南北部士君子之視名節也如象之有牙犧雞之有尾惟恐不鋤而去之亦無有刻石立墠以激揚題拂爲事者而鉤黨之憂未歇渙羣之君子卒不可期于世此何故與先生憂國忠公犯顏極諫若彼而深思易氣厚自尅責若此豈猶夫世之君子與天下當士氣頹阤國論峭急譬之中流遇風舟中之人叫號惶怖而長年三老不震不動捩柁開船于怒風崩

濤之中乃克有濟令長年三老呌號惶怖比于舟中之人其不淪胥者亦鮮矣時之諂訑噂沓以鈎黨爲事者皆呌號惶怖之人也天其將有意于先生以是爲國之長年三老與漢鮑宣爲諫大夫嘗上書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請急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疏再上卒納宣言今之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先生其選也　天子誠欲建教化圖安危如鮑宣所云者先生欲不爲長年三老其可得乎先

生今年六十湯子鶴翔等徵余言爲先生壽先生道德文章之盛談之者侈矣余獨著先生憂國之心而又祝其興起在位以爲邦家之光如此云

鄒彥吉七十序

昔劉伯芻陸鴻漸列水次第皆稱惠山寺石泉第二今楊子江南零水爲江水所沒而廬山康王谷水道遠莫致鄒彥吉作惠泉亭記曰名雖第二不啻第一蓋篤論也彥吉以學憲家居爲園于惠山之下客過無錫必斟惠山水粉槍末

旗譚品泉記水之事已而游愚公之谷吐納其風流裵徊不忍去于是彥吉之名與石泉相上下彥吉之論水也葢其自論云耳今年彥吉年七十翁子兆吉以稱壽之辭屬余余不嫻于辭不能如世之文章家以巫祝之言進也則請以泉品品彥吉噴薄詭激其源沸湯者彥吉之詩與文也渟泓閟止可辨眉髮者彥吉之鑒裁也且鼎且釜以飲以歠蘇蘭薪桂蠲痾析酲挹注無已時者彥吉之風流弘長而衣被萬物也彥吉以盛年謝事放情滌慮徜徉山水之間奇石

美前步武錯迕清歌妙舞耳目眩易歐陽子之記浮槎山水以謂富貴之樂與山林者之樂不可得兼而彥吉得而兼之自有慧山以來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者不可勝數如彥吉者復幾人哉以此爲彥吉壽可矣彥吉雖老膚神清令視履不少衰或者以膏肓泉石不竟其用爲恨少陵之詩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陸鴻漸之論水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而彥吉之記惠泉以遇而多累爲斯泉之不幸彼固各有指也今彥吉爲出山之泉則品彥吉

者不能與石泉相上下固已明矣彥吉豈以彼易此哉兆吉曰善哉余方酌慧山石泉吹嘘鼎鑪爲先生稱壽以子之言佐茶事可也

畢封君八十壽序

天啓元年七月爲新安畢太翁之誕辰士大夫之官京師者先期屬謙益爲其敘謙益于太公之子府丞公有道義之知又辱諸大夫之委不敢以辭未幾建州夷陷我河東畿輔大震府丞公以知兵見推擇銜命募兵江淮又未幾以削枚歸諸大夫來告我曰府丞銜恤歸矣雖然太

公之稱壽終未可以已也子無忘子之緒言謙益聞太公行事于府丞公最詳太公少倜儻有大志于書無所不闚以國子生久次主寧武薄廉辨得民以禮致仕左圖右書哦詩問字歸休乎一畝之宮今年八十矣府丞雖以削杖歸覽揆之辰易衣破涕與諸弟舒鴈行列奉觴上壽太公當爲之听然笑語卒獲又以其閒杖策影山浴軒轅之湯池訪容成之丹鼎修登眞度世之事太公之景福未艾也雖然太公仁人也退不忘君東方之事其負國恥而懷　主憂也深

矣遼城之肉薄也遼水之血殷也混同黑水之
波沸而浪壓也　主上東顧旰食而吾忍稱觴
而沃洗乎遼之父老子弟與四方材官健兒骸
骨撑柱肝腦塗裂而吾忍與吾之子姓燕笑于
一堂乎太公顧語府丞停杯嘆息必不以家樂
而遺國恤知其不能舍然于此也而吾又有以
爲太公賀者府丞之爲人其身退然如不勝衣
一旦奮臂而出願爲國家敵愾雪恥此太公之
教也太公優游杖屨出其老謀以與府丞參伍
揎奇車攻之事教射可以飲酒行陳可以列俎

兵法可以部勒賓客子弟府丞祥琴之日仗鉞專征出而受脤歸而飲御用太公之教舉而錯之東事不足辦也夫如是太公日稱觴燕笑可矣又何以不舍然乎太公善為歌詩府丞他日執訊告成太公自為鐃歌鼓吹之曲播于管弦余將登太公之堂按節而歌以為壽問太公之不舍然者今如何也是為敘

江兆豫侍御六十序

新安方萬里嘗論有宋之人才國運以謂元祐人才非不盛而待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

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以
佗遠清嵩消之也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
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于賈似道則
運無可消而有所歸矣余每誦其言未嘗不嗟
咨嘆息回翔于盛衰消長之際也我　神祖享
國長久于國運爲極盛至于晚年而人才有日
消之嘆矣消之以逮繫消之以貶斥消之以廢
棄消之以淹抑消之之法不一而足然逮一再
傳而老成登用班行充斥人才蔚然足以供數
世之用則孰非　神祖之所詒也哉　神祖之

于人才生成長養惟恐不及雨露雷霆無非至教恒以其消之者長之而非如宋之所謂消者消之以權臣而一消不復長也記有之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斯　神祖之謂也與　今天子元二之間闢門開聰羣賢競進恭己虛懷從諫弗咈然一時敢言直諫之士以次謫降如侍御江君兆豫輩不下數十曹識者竊憂之以爲國運當維新之時而人才有漸消之象無乃非　聖主之意與無幾何諸謫降者强半召還而臺省推轂兆豫

輩者章滿公車始而切責已而報聞今且將轉
圜矣於是人始知向之摧折言者曉然非人
主本意而　聖天子追惟豐芑之深仁紹述祖
考以生成長養爲事人才國運之滋長者殆將
百世而未艾也於是兆豫年六十矣其里人某
以余爲同年進士且相好也屬爲稱壽之辭余
惟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楊厚賀純
等待以大夫之位以病免歸一旦朝會見諸侍
中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是日有
詔徵用厚等漢永和中爲夷之初旦虹蜺揚煇

猶能以固言徵用厚等況今日哉兆豫旦夕召
還其以人才國運消長盛衰之故爲　聖主極
言之李固之嘆息于未和與萬里之痛惜于元
祐慶元其意指不同皆萬世之殷鑒也遭逢不
諱之朝發抒未竟之志使　聖主詒豐芑數世
之仁而國家收宿儒大人之用余之所祝者遠
矣鄉里頌禱之嘗辭豈足道哉昔人稱新安地
勢斗絶其地平視天目尖故其山川雄秀而人
物卓偉今新安士大夫磊砢負風節者後先相
望余獲交其人多矣當兆豫初度之日胥會而

稱壽睥視壁間之文誦萬里之言而深思之其亦有嗟吝嘆息如余者乎知其不徒燕飲而相樂也

按察使黃公八十壽序

廬陵海茹黃公舉進士高第爲令畿輔以治行第一擢拜御史歷中外拂衣高臥歸享山林之樂又十有餘年而稱八十之觴吉爲文學道誼之邦萬曆以來前鄒後李所謂龍宗有鱗而鳳集有翼也余辱交於鄒李鄒李亟稱黃公爲其鄉之淑人君子余與公後先仕途未及撫塵

接席而孰聞其聲迹在赤縣則以循良顯聞在臺班則以篤誠自矢不以鈎距鈞奇不以鷙擊愉快正直忠厚兼而有之信鄒李之爲篤論也公長兩臺晉卿寺駸駸通顯矣一旦中謡諑以歸耕閑釣寂識者有錮人聖世之嘆然而二十年之閒朝野之際亦多故矣沙路甫築而翰音之凶已聞旌節方懸而檻車之徵旋及鈎黨則身錄飲章禁錮則名隸刻石當小明悔仕之時而抱大夫不均之歎求如公之優游止足游樂邦而栖化國者有幾人哉商侯昴弟蔚爲國寶

于公之高門何氏之賜策公盖于其身親見之斯可以爲公壽也已公不聞懸車之説乎古者大夫七十縣車而致事車之爲物也負重致遠行于里不契需器之有用者也致事則縣之于屋壁譬之旣雨之襏襫旣獲之桔槔以爲無所用之云耳當其無有有之用就縣車之後而察識其輪轅輻轂固無一而弗具也語有之高車駟馬帶傾覆又有之仕宦不止車生耳行乎萬里之塗恃其有用而不知止息則必有僨轅折軸之患豈若縣之于屋壁以其無用為有用也

哉古之君子仕而歸乎其鄉即爲鄉先生先王制縣車之禮所以優賢養老抑亦以此著止足之義俾以敎其鄉人子弟與余之知公久矣而公亦時時念余余遘黨禍幽于請室商侯推公之意不遠三千里詒書見存余高商侯之誼幸公之有子而益知公之家風爲可尚也於公之稱壽爲縣車之說以侑一觴吉之士大夫如余所謂後李者登堂介壽覽余之文得無有徘徊嘆息者乎知其不徒獻酬而旅退也

壽侍御汝瞻兄八十序

萬曆庚申十月十七日余兄侍御史汝贍八十之誕辰也汝贍之誕以十月而稱觴上壽先期至者填闐閭左頌禱之文金相玉軸衙錯壁閒余欲爲汝贍壽而懼未有以當也雖然汝贍余宗老也而又修明譜牒習于錢氏之故請徵吾錢之故以壽汝贍錢氏之有聲文苑若文禧之試學士院以笏起草若希白之試崇政殿日未中而就世皆豔稱之汝贍爲諸生即以文藻擅江左其在西臺衡文齊楚士子至今傳寫奉爲科條斯可書也錢氏之以吏治著者代不乏人

而安道爲寧海軍節度推官治平末爲殿中侍御史時人因蘇子瞻詩以鐵肝御史目之汝瞻蘇廣州司理入爲御史偘偘奉職其官階與安道悉合斯可書也宋興以來三世制科者獨錢氏一家而易明逸皆掌書命史臣侈爲盛事今汝瞻子孫科第高門綽楔相望步武閒宋公垂之序傳芳集所謂青油暢轂追次服儒者幾萃于一門斯又可書也唐李翺著卓異記凡臣下盛事家世徽範輝昔而炤今者皆備載焉吾錢之有汝瞻其亦可以附于卓異之後乎然吾攷

安道出臺後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文僖晝歷貴要晚年鬱鬱恨不得于黃紙上押字汝贍掛冠以來蕩滌情志游娛於園池歌舞之間四十年于此矣汝贍所得與文僖孰多况安道哉夫人生之有富貴壽考猶車輿之能載物也文僖諸公其于富貴壽考亦各有所負載矣未有全而舉之倍任而不傾如汝贍者也豈天之稱量殊耶抑汝贍之爲輪轂者厚耶錢故有宣靖公若水者少游華山陳希夷謂之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宣靖

知命有節度卒悲避權位此亦通于察車之道者也知宜靖之所以詘則知汝瞻之所以羸然則汝瞻之壽豈可量哉余故徵錢之故以壽汝瞻而又歸本于天著其所以壽者以爲宗之人告焉夫錢之先有斟雉羹而饗帝受壽八百枕高而眠遠者希白之著書稱籛後人此亦錢之故也爲汝瞻壽者宜必有取于此矣然而余之文略焉爲其比于荒也姑取其信而有徵者于譜牒者如此云

陳中丞六十序

陳公謝中州節鉞家居五年而春秋六十覽揆之辰邑之薦紳大夫相率舉觴上壽而以祝嘏之詞屬余公自舉進士令劇邑擢南臺敭歷清卿以王今官生平砥節首公鞠躬盡瘁知有君父不知有身家知有道義不知有身名其在中州冒鋒刃觸機械誓欲以七尺殉賊令得以優游田里長筵稱壽而可以無祝乎蓋公任事之難非獨當將憍卒惰師老餉匱之日左右支吾俛仰布置之難也當國者以豫爲陷阱有强寇無重兵調發則不應奔命則不給以豫委公

而不憂豫事之或僨也則難以公爲孤注分其柄掣其肘切責則奪其所杖中制則乖其所之以公委豫而惟恐公事之不僨也則尤難公曰吾奉　詔討賊朝受命而夕致身他何恤焉大帥之尾賊也在二百里之內督撫之尾大帥也在二百里之內遷延宿留以爲故事公偵賊所至輕衣免冑疋馬先馳而大帥無復有擁兵觀望者矣衝泥淖冒風雨上下山坂出入賊巢穴中以草棘爲館宇以鞍馬爲席薦以黃塵爲糗糧以白汗爲湯沐與士卒共甘苦同死生瘡痍

相撫摩死傷相慰弔而士無有不踴躍用命顧
爲公死者矣公作吏以來所至不名一錢無毫
釐銖兩不以佐軍與享士卒流賊聞其風爲咋
指曰陳都堂清官也以故迄公在事斬獲獨多
招撫獨衆而河南北無一城失守今久留公於
豫賊豈足平哉小人之計門戶也深于計疆場
且借疆場以快門戶驅除之計公其如彼何公
志在報國獨立行壹意寧奮臂瞋目致死于疆
場而無寧容頭過身求生于門戶彼其如公何
小人之謀困公也中山之書盈篋白帝之言空

市豈不幾幸其旦夕一跌以入吾股掌之中然而不能者天也　上之神明與公之精誠交相感格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順而思乎信天助之矣弛擔釋負角巾布袍入倫東國而燕喜西都回思在事之日戎馬交蹠于前坎陷陰伏于後憂危滿眼進退惟谷如宿昔之噩夢醒而思之猶爲之汗流魂悸今之得稱壽于此堂也豈非天哉公年六十齒髮郁然談論娓娓竟日既有老謀而又有壯事流氛日熾王師在野　聖天子拊髀頗牧朝野之

推轂者無虚日公其能久居此乎公行且强起爲　天子滅奴盪寇經營告成然後退享山林之樂未晩也昔宋文潞公以耆年宿德出鎮西都王荆公爲詩餞之有曰功業逈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自今以往更二三十年當有稱荆公此詩以爲公壽者余雖老矣從諸君子之後登公之堂尚能賦而頌之

謝象三五十壽序

鄞縣謝君象三舉進士高第知嘉定縣治行第一入爲監察御史會叛賊孔有德據登州　天

子震怒興師致討命西臺擇御史有文武大略者遣往視師衆皆股栗莫敢應君慨然請行督厲將士指授方略解萊圍復登城叛人銜尾從海道遯去於是東省底定長安解嚴　天子嘉其功拜太僕寺少卿以旌異之而君以太公之感歸既免喪優游里門不樂仕進今年五十以九月爲覽揆之辰其長君孝廉宣子屬余爲其敘記君初爲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犂庭掃穴

之舉而其人多用兵事顯擁高牙捧賜劒登壇而仗鉞者多矣久之則暴骨原野塡屍牢戶者項背相望求其經營告成振旅而飲至者幾人哉君于今日列長筵開昔酒親朋雜遝絲竹交奮追行間之辛苦思厎事之艱難如噩夢之獲寤而旅人之得歸也不可以盡然一笑舉觴而目壽乎日者奴孽稽誅流氛孔亟　天子拊髀側席以思封疆之臣君故息影自匿有息機推檣之思君之受命而東也客從長安來言君方挖客燕閒理巾爲整書帙若無有所事者余喜

曰謝君必能辦賊令之退而息影悠然而抱膝也將終焉而已乎抑將幡然而起出其已試於東者爲鉛刀之再割乎晉人有言好以暇好以衆整天下事固非撫劍疾視怒目哆頤者之所能辦也史稱謝安石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終不渝從容宴衎折秦鞭而安晉鼎此亦整暇之效也余無以壽君舉謝家故事爲君進一觴可矣遂書之爲敘以復於宣子君無效昔人擬鼻余他日亦不如新亭之朝士以蒼生安石相碁君其頷之否也

宋太公七十壽序

長洲宋君令中舉進士爲武陵令治行高等擢給事中爲權奸所不說左官於外量移南大理評事而其父太公春秋七十覽揆之辰郡中諸公咸具羊酒往賀而屬余爲稱壽之詞余以謂生辰爲壽非古也人生百年幸而當稱壽之日親知過從耄稚錯列相與談世事感時敘留連往復舉酒相屬此亦人情所不能已也日者天下之綱嘗密矣佞臣鄙夫構秋荼束濕之綱罔上而行其私當此時給諫在夕垣矯尾厲角以

抗當塗之人太公燕居深思憂聖世念壯子其必有滅匕箸停杯酒中夜屛營扶床而撫枕者矣　天子一旦翻然感寤尸巨奸解密網旬日之間天晶日明乾坤軒豁而太公七十稱壽適當其時覽揆之日長筵紛列五音繁會給諫悉數而告曰　聖天子今日行某政明日用某人今日捐何田租明日理何刑獄太公炷香北向祝　天子萬年退而舉給諫之觴與親朋觥籌交錯賦旣醉而稱未晞也斯不亦人世之極懽吉祥之善事乎自今以往　聖天子之盛德大

業未艾太公之壽亦未艾而給諫以其時發攄志氣鼓吹休明于是乎逆奴埽穴蛾賊授首禮樂興而弦歌作　天子臨雍拜老安車蒲輪迎致太公行養老乞言之禮太公之引滿愉快又何如也吾郡之耆老崑山有周壽誼翁及毛翁皆年百有餘歲稱爲人瑞周翁歷元及明所謂生長兵閒者不足以當太公毛翁生當國初全盛及見其孫之舉鼎元可謂奇矣吾謂毛翁如人年壯盛康强無疾病不足以爲喜以太公今日方之譬如當桑榆之景有羸老之憂一旦霍

然良已脫沉疴而復少壯其爲慶幸豈啻拔宅度世而已哉余與給諫有道義之好書此以爲太公侑一觴自茲每十年一祝　天子聖政之記與太公記年之歷攷之國史徵諸野史固可以互見而錯舉也是爲序

末豐程翁七十壽序

末豐程使君九屛繇南曹郎出守鎭江治行爲天下第一　天子念東南要地愼重監司之官特簡爲按察司副使治兵蘇松而使君之父太公以今年壽七十丹陽荊大徹往在使君宇下

與諸衿紳往稱百年之觴而屬余爲序余觀生
辰爲壽之詞不過鋪張盛美稱引人世吉祥善
事而州民之祝其邦君大夫則曰登彼公堂萬
壽無疆雖原本雅頌亦比于巫祝之聒耳君子
弗道也若太公之矯志勵行淑其躬而教其子
者則余請得而書之太公起自孤生零丁荼苦
依其繼母以有成立束修自好不羸其躬冉世
而始大大太公孝故能教其子以忠太公儉故能
教其子以廉太公慈故能教其子以惠今自甄
胄以北京江以南襦袴與歌而鴻鴈息哀者其

孰非太公之德教所與被乎當逆奄之時邑掌故承大吏風旨持簿籍醵金爲奄建祠太公奮臂大言聲淚俱咽毀其簿抵之于地慟哭于先聖之廟而出當是時奄祠廟徧天下開府廵方者爭懷磚負土趨事惟恐後太公一老逢掖能引大義不顧生死斯已奇矣使君在郎署中以風節顯聞岳峙山立人以爲鉅人長德太公之家教積習使然也余讀史記萬石君以恭謹世其家子孫皆爲二千石尊寵舉集其門史家艷稱之然考其家教不過使其子孫馴行孝謹澣

厠褕數馬足而已無他忠言大畧可以法今而
傳後者也而漢之風俗斤斤長厚以保家門守
富貴爲能事陳咸謝其父曰具悉所言不過教
人讇耳孔光張禹之流保身持祿依附名行至
于欺君父賣國家而不知悔則豈非內行修謹
立名非眞之流弊耶太公一老逢掖穀然以風
節爲己任終發聞于子孫此觀之太公之教其
子視萬石君豈不有徑庭哉蓋吾夫子惡鄉愿
思狂狷而史亦稱李固之節視胡廣趙戒猶糞
土古州道義之鄉歐陽永叔而後文章節義澹

菴誠齋之流風在焉太公之所以教其子者方諸西漢此亦千古得失之林矣自今以往使君之名行益高太公之家教亦益著　天子將見百年養三老行釋奠乞言之禮國史當謹書其事推明國家風俗教化之盛迥異于西漢而以太公之家教爲質的焉余之執筆而稱壽自附于惇史之後者固將不一書而足也是爲序

范太公八十序

廣陵范君異羽以吏部郎引疾家居凡數年

天子即家起爲尚寶司司丞而異羽之父雲從

翁以今年八月為八十之誕辰異羽方辨嚴趨召乃迴翔里中為太公稱百年之觴蓋自　神廟之末年天子深居小人用事唱為甘陵維蜀之議公然以鉤黨為名海內士大夫凡負名節持議論者靡不以一網錮之而異羽為吏部郎汲汲以辨論官邪登用正直為能事此所謂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者也異羽慨然移病歸侍太公太公笑謂曰吾為慶雲令不五月而趣歸豈願若久據要津哉于是異羽日起居太公修問居侍奉之樂匡床坐譚石鼎聯句融融洩洩父

予自爲知己不復知人世間風濤喧豗作何狀也　今天子闢門開窻簡用遺佚言者旨借異羽是以有尚璽之召而太公八十稱壽實惟其時追惟數十年來袺菀之交集陵谷之推移錯互倏忽其可爲停杯而嘆息者亦多矣太公之誕辰以八月枚乘所謂八月之望與諸侯兄弟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此其候也夫廣陵之濤天下之至奇也向令乘舟弄潮隨波出沒與陽侯爭頃刻之命比其兇也氣盡魄奪欷歔息勞安得所謂怪異詭觀者而發皇其耳目哉太公有

道人也結綬未幾而脫屣去之彼其縱覽于人世不似置身曲江之上登高而極目者乎數十年來菀枯陵谷譬諸廣陵之濤衂然足以駭者以太公觀之適足以澡槩胸中灑練五藏而已矣自時厥後太公之壽如川之方至而異羽之功名亦未可紀極猶濤之氣所謂以神而非者三也太公亦舉觴屬客爲之浩浩焉落落焉而已矣於停杯嘆息又何有哉太公聞余言顧視異羽殆亦爲輾然而一笑也矣

沈翁八十序

吳郡沈先生今年八十四月十一日爲其誕辰吳之孝秀陸履長許孟宏陸彥修與其子伯叙王當游請余爲祝壽之詞余之稚子孫愛方授經於伯叙而伯叙兄弟又繆以一日之長事余則夫登堂爲壽之客宜莫先于余矣而可以無言乎余惟人生百年之內其欣慨多端至於生辰爲壽親知襆遝杯酒勸訓則遭時撫事傍徨感歎之意爲多今天下方多故胡馬逼淮水洪河灌汴京闖賊踞襄漢都會丘墟江流橫絕而吾吳介恃　天子之寵靈男耕女織仰父附子垂

白之老不見兵革翁當此時席長筵列孫子浮杯樂飲抗音高歌爲太平之幸人豈不快哉吾聞翁之生平孝友節俠仁心爲質好譚說兩漢兩宋忠義磊落之事每高吟張睢陽聞笛詩文文山正氣歌使諸孫屬而和之遭時艱危 聖主側席酒酣以往感江上之烽煙悵中原之板蕩其何忍養青龍騎白鹿置時事于局外哉吾讀六月之詩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恥缺騶至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然後知南陔白華之詩采薇采芑諸詩之

所自出也孝友廉恥之士不立于朝則法度廢
隂陽失爲國之基隊諸夏衰而夷狄盛必至之
理也伯叔兄弟服習翁之教誨崇南陔之養而
厲白華之節一旦得時而駕在帝左右經營車
攻薄伐之業於奴寇乎何有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于
車攻薄伐逈不相及而詩人連比言之豈偶然
哉班史稱車千秋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
迎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而郭汾陽當吐蕃入
寇車駕東幸其論奏以爲抑豎刁易牙之權任

蘧瑗史魚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此其說與小雅之序固可以比類而互觀也繇此言之國家求南陔白華之臣子亦已亟矣伯叔兄弟出而爲張仲方叔也不遠矣來歸飲御包鱉膾鯉其所以爲翁壽者當尤盛於今日而余之爲翁祝也既稱道其父子閒且以小雅之義徧告天下之爲臣子者蓋亦頌禱之法宜爾諸君子皆學古之道必不以余言爲贅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